

辽代契丹贵族丧葬习俗的考古学观察

彭善国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通过对辽代契丹贵族墓葬诸要素的排比分析, 结合文献将辽代契丹贵族的丧葬习俗总结为 6 个主要方面, 即在堪輿思想的指导下营建家族墓地; 墓室多为东南向的仿地面建筑; 孝悌思想影响下的尸骨葬式; 以金属网络等特殊葬具装殓尸骨; 经常使用殉牲; 厚葬普遍。指出这 6 个方面有的是汉化的丧葬礼俗, 有的则是对本民族丧葬旧俗的继承。

关键词: 堪輿 尸骨葬 金属网络 殉牲 厚葬

中图分类号: K873.41 **文献标识码:** A

前人对辽代丧葬的研究成果不多。已有的研究的特点概括起来, 一是主要依靠并不充分的文献进行讨论; 二是存在将契丹丧葬与汉人丧葬混为一谈的现象。我们认为, 探讨辽代的丧葬, 应该主要依靠考古材料, 结合文献记载, 区分出辽境内互有区别的葬俗系统, 追寻其各自的渊源传承与相互间的渗透融合, 从而归纳辽代丧葬的一些具有普遍性或代表性的方面, 尽管这个总结与全面恢复辽代的丧葬制度还有一定距离。

上世纪 20 年代地方军阀和日人对辽陵的盗掘可谓辽墓考古发现的端绪。建国后尤其是近 50 年来, 辽代考古特别是墓葬的发掘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使我们有了进行以上研究的条件, 从而弥补了辽代丧葬探讨中文献不足的缺憾。

辽境内多民族共存, 有的民族现有的考古材料无法对其丧葬作出哪怕是简单的勾勒。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辽代的丧葬, 前提是要区分出墓葬的民族归属, 不能混为一谈。否则, 相关的文化因素分析将无从谈起。目前辽墓区分比较明确的是契丹和汉人墓葬, 这是两种互有区别和联系的葬俗系统。这里主要探讨契丹人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契丹贵族的丧葬习俗。至于契丹帝陵以及辽代汉人的丧葬习俗容另文探讨。

一

辽代契丹贵族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地。这些地方都属于辽的腹心地区。目前发掘的主要有: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宝山 M1 (923 年)^[1]、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的耶律羽之墓 (942 年)^[2]、内蒙古赤峰驸马赠卫国王墓 (959 年)^[3]、辽宁朝阳耶律延宁墓 (985 年)^[4]、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的陈国公主墓 (1018 年)^[5]、辽宁义县清河门 M2 (1057 年, 萧慎微墓?)^[6]、内蒙古宁城埋王沟的萧闳墓 (1071 年)^[7]、宁城萧府君墓 (1072 年)^[8]、内蒙古库伦 M1 (1080 年?)—M6^[9]、宁城萧亨特本墓 (1081 年)^[10]、辽宁锦西萧孝忠墓 (1089 年)^[11]、辽宁法库萧袍鲁墓 (1090 年)^[12]、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祺墓 (1108 年)^[13]、法库萧义墓 (1111 年)^[14]、辽宁阜新萧和墓^[15]、内蒙古科右中旗代钦塔拉 M3^[16]、哲里木盟奈林稿墓^[17]、阜新海力板墓^[18]、辽宁建平张家营子墓、硃碌科墓^[19]、河北平泉小吉沟墓^[20]、朝阳前窗户墓^[21]、北票水泉 M1^[22]、赤峰大窝铺墓^[23]、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墓^[24]、辽宁新民巴图营子墓^[25]、内蒙古敖汉皮匠沟墓^[26]、宁城鸽子洞墓^[27]、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墓^[28]、敖汉七家墓^[29]等等。

经过对墓葬诸要素 (包括墓葬形制、墓向、壁画、葬具、葬式、敛具、殉牲与殉人、随葬品的位置与组合等等) 的排比分析, 结合文献可以将辽代契丹贵族的丧葬习俗总结为如下 6 个主要方面。

1. 营建家族墓地, 选址注重堪輿。

聚族而葬, 归葬先茔的做法应起于契丹贵族对中原地区唐五代丧葬旧制的模仿, 开始于圣宗统和前后。耶律琮卒于保宁间, 并未归葬先茔, 保宁十一年, 其夫人“便与二三孝子门生故

吏部曲人员，亲往口口口口马孟山口口口峰岭口，…………（此地）真诸侯之象，是三公所营之墟，苟称人心，谁云不可。保宁十一年春口二月丙寅，夫人爱命植夫骏驰于役，庸赁百工大营葬事……。^[30]”萧仅于太平九年“备礼葬于先祖坟页敦山”^[31]，耶律元死后（太平年间）“归葬于显州北平顶山，从先茔也。”^[32]萧德温死后，“祔葬于黑山之先茔。”^[33]归葬先茔前常将死者置于“攒所”^[34]“权厝”^[35]，以备以后迁葬。内蒙古库伦旗西孤家子曾发掘一座未被盗掘的辽墓，墓内没有骨殖，发现一合已磨光但未刻字的墓志，推测即权厝之墓，已将尸骨迁出^[36]。夫妇二人合葬于一墓室内是当时通行的做法，即所谓的起茔祔葬。巴图营子墓的封门砖经过一次搬动，估计就是二次葬存留的迹象。

这些贵族家族墓地往往建有茔域。多数茔垣及相关的地面建筑因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或荡然无存，或保存不好。地表遗迹比较明显的如宝山墓地，茔区呈长方形，围墙周长 737 米，东、南各开一门且建有瓮城，东门还有门房，墓地上有规模较大的多处建筑。宁城岳家杖子萧府君墓地地表可见石块垒砌的墓园，而且还有砖砌的排水设施。库伦 3 号墓发现疑为祭台的砖砌台基。重熙十五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记公主死后，“权窆于马孟山先王茔垣之丘堂。”^[37]这个丘堂应具有享堂或祭殿的性质。至于地上设置文官、武吏、羊、虎等石像生及神道碑者，目前除帝陵之祖陵外，仅见于耶律琮墓，这可能是他任南面官而采用的汉官仪，是一个特例。

权殡之地以及墓地的选择往往拘忌于阴阳风水。耶律琮墓穴确定之前，家人“卜其兆宅，安厝玄宫”；统和二十五年耶律加乙里妃墓志则记“考以阴阳修其宅兆。”^[38]而契丹人中甚至也有为人选择墓地的“长于卜筮”的阴阳先生，如耶律乙不哥^[39]。至于耶律娄国谋反被诛，穆宗“诏有司择绝后之地葬之。”^[40]则是葬地采用阴阳堪舆之法的一个特例。北宋沈括记“黑水之西有连山，谓之夜来山，极高峻。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41]就考古发现来看，契丹家族墓地的确常选择在东、南或东南方向开阔低平并常有溪流、其余三面依山的簸箕形山坡上，典型如清河门、耶律琮、豪欠营墓^[42]（此墓东南出口处更有双阙）等等。这种背抵高山、面临溪流的地势正是北宋地理书中所称的“上吉之地。”^[43]辽境汉人墓志中常记载该墓在墓地中的“穴位”，但目前所见契丹人墓志不见这种记载，也缺少从墓穴的排列来推断选穴标准的充分的考古学材料。

宋会要蕃夷二之五记，“契丹遗俗，既葬必守坟。”辽代帝陵建有奉陵邑，并置奉陵户。契丹贵族墓地也设守陵人员。不少契丹贵族墓地在他们的头下军州内，守墓人员大多应来自这些私城。但也有朝廷赏赐的特例。如萧孝忠死后，皇帝“赐官户守冢。”^[44]甚至个别汉人高官墓地的维护也得到皇帝的支持，如梁援的家族墓，“用居民三十户租赋贍给之。”^[45]

2. 墓葬方向东南，墓室多仿地上居室

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几乎所有契丹墓葬的方向（指墓门方向）都在东、南之间（95-175 度），绝少例外。这与整个墓地的朝向是相一致的。辽史百官志记，“辽俗东向而尚左”。“贵日”、“拜日”、“祭东方”的契丹旧俗^[46]，既影响辽的地上居室，也影响了墓葬的择向。当然，东向并不是绝对的正东，日出的方向也是如此。

墓室大多数为仿木构地面建筑的砖石结构，一般由斜坡式墓道、天井（门庭）、仿木结构的墓门、甬道、（前室及左右耳室）、主室等组成，在规模上存在着等级差别。圣宗开泰以前往往在甬道和墓室装饰壁画，题材有门神、云鹤、奴仆侍宴备骑、室（帐）内陈设、牧猎等。开泰以后在墓道和天井中也绘有壁画，流行以旗鼓、驼马车骑和众多人物所表现的出行和归来仪仗的题材。这些壁画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生动反映。随葬品的摆放有一定的规律，前室的左右耳室分别置日用陶瓷器和车马器具，各自象征着宴饮生活和出行。织物、金银等则置于主室。主室的周壁往往围以柏木护墙，后部横砌尸台，前部设供桌以备祭奠。主室应代表着墓主的寝居之所。

相当一部分契丹墓葬中未见葬具，尸骨直接置于尸台之上。但另一方面也发现了若干葬具，主要有木质小帐、木棺和石棺，在这些葬具上往往彩绘乐队或四神。梦溪笔谈卷 25 杂志二所记的“虏中无棺槨”，从考古发现来看，是有失全面的记载。

3. 尸骨葬普遍

契丹人死后火葬，这一看法由来已久且颇有影响。元代王恽曾说火葬“系契丹遗风。”^[47]从考古发现来看，契丹人火葬见于辽建国前及建国初的一些墓葬，如巴林左旗双井沟墓地、哲理木盟乌斯吐墓、柳条沟墓。但这一时期也有相当数量的尸骨葬，如哲理木盟乌日根塔拉墓、荷叶哈达墓、科左后旗呼斯淖墓、巴林右旗塔布敖包墓^[48]等等。目前发现的辽代最早的纪年墓——天赞二年（923年）的宝山一号辽墓——就采用尸骨葬。耶律羽之墓（942年）、驸马赠卫国王墓（959年）、陈国公主墓（1018年）、库伦1号墓（1080年）、等都是尸骨葬。至于其它大量无纪年的明确的辽代契丹人墓葬，也绝大多数采用此种葬式。辽史 刑法志记乾统二年，耶律乙辛被剖棺戮尸，也从侧面说明了尸骨葬这一事实。

以往的研究者曾认为，佛教的影响是辽金时代火葬墓盛行的主要原因，“契丹人、女真人出于原始信仰的火葬风俗，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得到了巩固和发展。”^[49]辽代契丹佞佛，上至皇族，下至民众，这一风习在墓葬中也有表现，如在墓碑上题刻“佛说观音经”（耶律琮墓），将陀罗尼经幢置于墓内（库伦 M1、白塔子墓），在墓壁或葬具上题写真言，或随葬刻有真言的胸牌（巴图营子墓），但并不像辽代佞佛的汉人那样经常采用火葬，可见佛教之盛行并未使契丹人接受火葬之法。

笔者认为，尸骨葬是契丹汉化礼俗的具体表现。从契丹早期“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50]，甚至加以火葬到后来全尸而葬，反映出契丹人逐渐接受汉俗尤其是汉俗中的孝悌观念的历程。耶律义先曾于重熙二十一年告戒族人，“国家三父房最为贵族，凡天下风化之所自出，不孝不义，虽小不可为。”^[51]萧痕笃“事亲孝。”^[52]耶律安搏“自幼若成人，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太宗屡加慰谕。……既长……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不预宴乐。”^[53]萧阳阿“父卒，自五蕃部亲挽丧车至奚王岭，人称其孝。”^[54]承天皇后曾在临潢县西南建“崇孝寺”^[55]，而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银罐上则以八幅孝子故事图作为主题纹饰。汉俗的孝是极端反对焚化尸体的，唐宋刑律对此也都有严格的规定。从这个角度，或可诠释辽代契丹人采用尸骨葬的历史背景。

4. 金属网络等敛具独具特色

辽代契丹贵族在普遍采用尸骨葬法的同时还发展了若干独具特色的金属敛具。这些敛具以银、（鎏金）铜质为多，还有个别金质的，主要包括面具、网络、靴或靴底以及契丹人所重视的“金冠”^[56]。兹将这些敛具的考古发现情况列表如下（表中未注明件数者均为1件）。

出土地点	年代	面具	网络及保存情况	靴	冠	备注	出处
宝山 M1	923		银丝，印痕			被盗	[1]
陈国公主墓	1018	金 2	银 2，完好	银 2	银 2	未盗	[5]
清河门 M2	1057		铜丝，手网残段			被盗	[6]
萧府君墓	1072		铜丝，残段			被盗	[8]
萧德温	1075		铜丝，手足网残段			被盗	[57]
萧孝忠墓	1089		铜丝，手网残段		银		[11]
温多尔敖瑞山		铜 2	铜丝，手足 2?		铜		[28]
鸽子洞墓			铜丝，残段			被盗	[27]
清河门 M4		银				被盗	[6]
库伦 M4			铜丝，残段			被盗	[9]
库伦 M5			铜丝，手足网及残段		铜	被盗	[9]
库伦 M6			铜丝，残段				[9]
豪欠营 M1		铜鎏金	铜丝，全身			传出	[42]
豪欠营 M2			铜丝，手及残段			被盗	[42]

豪欠营 M3			铜丝，残段			被盗	[42]
豪欠营 M6		铜鎏金	铜丝，全身完整			未盗	[42]
豪欠营 M9			铜丝，残段			被盗	[42]
小刘杖子 M1		铜鎏金		铜 2		被盗	[58]
小刘杖子 M2		铜				被盗	[58]
小刘杖子 M3		铜				被盗	[58]
小刘杖子 M4		铜					[58]
解放营子墓		铜鎏金 2		铜 2		被盗	[24]
大窝铺墓			铜丝，残段			被盗	[23]
巴图营子墓		铜鎏金 2	铜丝，手足网残段		铜	被盗	[19]
前窗户墓		银鎏金				被盗	[21]
小吉沟墓		铜鎏金					[20]
张家营子		银鎏金					[19]
上烧锅 M5		铜 2 银 3	铜丝，手足较完整	铜 6		被盗	[59]
温家屯 M2		铜		铜		被盗	[60]
彰武马家 M1			铜丝，残段			被盗	[61]
库伦杏树洼墓		银				被盗	[62]
白塔子墓		铜				被盗	[63]
柴达木墓		鎏金铜		铜		被盗	[64]
床金沟 M5			鎏金铜丝，残段			被盗	[65]

从上表考古材料可见，1) 金属网络从辽建国之初就已出现，几与辽朝的兴亡相始终。但中晚期出土较多。2) 全身网络、冠、面具、靴组合最完整的见于陈国公主墓，其次是温多尔敖瑞山墓。由于绝大多数相关的辽墓被盗严重，现在还无法断言组合不全者是因为盗劫、朽坏而缺失，还是对完整组合的简化形式。3) 使用上述敛具者多数都是契丹皇亲贵族，其等级亲疏并不一律，质地的变化可以推测代表着等级的高低，至于组合的多寡变化是否也与等级高下有关，由于盗掘现在也不好简单地做结论。

以面具、网络来包容尸体，被时人称为“特异”的“北人丧葬之礼”。文惟简虏廷事实（说郭本）记：“（契丹）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涂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

除冠以外，金属网络、面具以及靴都不可能用于日常服御，而是专用的敛具，可能就是辽史礼志五公主下嫁仪中皇帝所赐的“覆尸之物。”萧德温死后，皇太后“出宫中衣一袭以敛之，厚其赙赠，凡殡葬所须，并从官给。”官赐的宫中敛衣也许就是他墓中出土的覆尸网络。至于网络、面具等背后的深层含义与渊源，以前的研究者做了各种推测，如东胡覆面的旧习、萨满巫师的通神、佛教偶像的“金容”等等。事实是否如此，笔者不敢强作解人。客观地说，它们作为敛具如同汉代的玉衣一样，是契丹“富贵之家”保存尸体、意欲使其不朽的独特做法而已。

5. 殉牲较为普遍，偶有殉人并渐为俑取代

殉牲是契丹所属的东胡系民族的固有丧俗。辽建国前的契丹墓葬，如扎鲁特旗荷叶哈达墓、科右后旗呼斯淖墓均发现有羊骨架[48]。史载皇帝“灵柩升车，亲王推之，至食殓之次。盖辽国旧俗，于此刑殓羊以祭。[66]”应历九年（959年）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墓志上刻有小字：“衣服廿七封，银器一十事，鞍一十三面，白马一匹，驄马匹，驃尾黑大马一十匹，小马廿一匹，牛三十五头，羊三百五十口。”丧葬仪使用如此多的牲畜是惊人的。库伦旗奈林稿 M1 的天井上层填土以及墓门外右侧处，出土了大量的牛、马骨骼，墓室内也发现有羊角。范杖子

M101 墓门前的墓道填土及墓门上方各出土完整的马骨架及羊头骨[67]。可见当时多将殉牲置于填土中。丧葬用牲，在契丹接受汉人礼俗的过程中曾遭质疑，所谓“以（羊？）马埋（葬？）”旧是污俗之礼。（耶律琮墓志）”辽廷也分别于统和十年春、重熙十一年十二月、重熙十二年元月多次颁布禁丧葬杀（牛）马的命令[68]。但 1090 年的萧袍鲁墓墓门外仍出土牛骨、马牙。这反映出丧葬用牲的旧俗植根深久、流行广泛。从辽墓出土的殉牲情况看，羊骨尤其是羊头骨最常见，其次是马，也有牛和狗。

以人为殉是契丹丧葬习俗中奴隶制残余的表现。乾亨四年，“渤海挾马解里以受先帝厚恩，乞殉葬，诏不许，赐物以旌之。[69]”“统和元年二月，葬景宗皇帝于乾陵，以近幸朗、掌饮伶人挾鲁为殉。[70]”契丹国志卷 13 记景宗皇后萧燕燕的女儿延寿奴，“适悖野母弟头肯。延寿奴出猎，为鹿所触死，后即缢杀头肯以殉葬。[71]”至于述律后以达语先帝为借口，以殉葬先帝的方式诛杀异己更是为人熟知的辽初故实。但辽初殉葬的考古实例不多。时代与赤峰大营子驸马赠卫国王墓（959 年）相当的科右中旗巴扎拉嘎墓[72]，墓底所铺石板下有一腰坑，内俯身葬一青年男性，随葬品仅有一陶罐，估计具有殉葬性质。统和以后随着契丹封建化的加深，连“杀牲为祭”都在禁断之列，殉人也渐消失，而以俑取而代之。目前出土俑最早的要数统和四年（986 年）耶律延宁墓，为石俑。陈国公主墓（木俑 2）、秦晋国大长公主墓（1046 年，木俑）、萧袍鲁墓（石俑）也都是出土俑的纪年墓的实例。

6. 厚葬普遍

厚葬是汉、唐葬俗，以将大量实用的贵重物品或明器置于墓内为主要表现。辽代契丹贵族仿效唐代，普遍厚葬，尤以辽代中期以前为甚。这与宋代墓葬中随葬品简单且罕见贵重品形成鲜明的对比。统和十年，室昉曾“遗言戒厚葬。[73]”次年朝廷颁令禁止墓中藏甲冑、金银器玩[74]。重熙初“时尚奢靡。[75]”重熙十一年，诏禁丧葬藏珍宝[76]。次年，“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77]”萧惠[78]、耶律仁先[79]等契丹权贵，都曾“遗命家人薄葬。”这些都从侧面说明了辽代契丹贵族的厚葬风习。从考古发现来看，虽然绝大多数墓葬遭到远至金初、近至当代的严重盗掘，还是出土了种类、数量都很丰富的随葬品。随葬品的种类有丝织、金银、陶瓷、铜铁、玉石、漆木等。丝织品主要有锦、绫、绮、罗、绢、纱、绉丝。金银器包括饮食用容器、装饰品及车马具等等。陶瓷器分辽产和输入两大类，前者包括泥质灰陶器、黄、绿等单色釉陶及三彩、白釉瓷器等；后者主要来自五代北宋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定窑（白瓷）、耀州窑（青瓷）和景德镇窑（青白瓷）。铜铁器中马具占大多数，且往往成套随葬。此外还有镜、盆、锅、炉、筷等生活用具。玉石器主要是饰品，包括玛瑙、水晶、琥珀等。漆木器除少量食器外，主要是桌椅等家具。这些随葬品大多数是实用器，和仿地面建筑的墓室一样，反映了辽代契丹贵族事死如生的观念。

二

文献上记载辽建国以前契丹人的丧葬，可称为树葬后火葬。北史 契丹传记，“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这种丧葬习俗尚无法从考古学上验证。目前发现的契丹建国以前的墓葬多数是简陋的土坑竖穴墓或石棺墓，火葬与尸骨葬并行。但辽建国之初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建有莹域的家族墓地，最典型的是宝山墓地。923 年的 M1 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墓内壁画，都具有鲜明的唐代风格。至于整个辽代契丹贵族墓所盛行的厚葬，也是受到唐制的影响。不少金银器、丝织品和精致的瓷器也都来自中原。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初期帝国的战争扩张及与五代北宋的交聘往来的过程中，契丹贵族所接受的汉式丧葬习俗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带有浓厚的堪輿迷信色彩的家族墓地的营建；
2. 归葬先莹，夫妇合葬；
3. 孝悌观念影响下的尸骨葬；
4. 部分地使用棺作为葬具。

5. 以俑取代殉人。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使宋搏曾说契丹社会“大率颇慕华仪”[80]。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国的路振在乘轺录中则写道。“契丹)自与朝廷通好已来,岁选人材,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至若营井邑以易部落,造馆舍以变穹庐,服冠带以却毡毳,享厨爨以屏毛血,皆慕中国之义也。夫惟义者可以渐化,则豺虎之性,庶几可变矣。[8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仁宗庆历三年(1045年)枢密使韩琦上疏云。“……窃以为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毛之雄,东服高丽,西臣元昊,至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故敌气愈骄,自以为昔时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处,与中国好尚异也。”前述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契丹丧葬习俗中几个方面,正是其“慕中国之义”、“尽习汉风”不断汉化和封建化的真实写照。

尽管如此,契丹丧葬中还保留了不少契丹民族固有的或发展了其特有的习俗,如。

1. 墓葬方向以东为尚;
2. 殉牲;
3. 初期偶有殉人;
4. 使用金属网络等特殊敛具。
5. 普遍随葬马具。

这些丧俗有的是其奴隶制残余的孑遗(如3),有的是其游牧生活的地下写照(如2、5),有的则可能是其宗教信仰的反映(如1)。

参考文献

- [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8(1): 73-95。
- [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 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96(1): 4-32。
- [3] 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处. 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56(2): 1-26。
- [4]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 辽代耶律延宁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80(7): 18-22。
-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 辽陈国公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 [6] 李文信. 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第八册: 163-202,1954。
- [7、1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中京博物馆. 宁城县埋王沟辽代墓地发掘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魏坚主编).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609-630。
- [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 宁城县岳家杖子辽萧府君墓清理记(J).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李逸友、魏坚主编).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548-552。
- [9、36] 王建群、陈相伟. 库伦辽代壁画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哲里木盟博物馆等. 库伦旗第五、六号辽墓(J). 内蒙古文物考古总2期: 35-46。
- [11] 雁羽. 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0(2): 34-35。
- [12] 冯永谦. 辽宁法库前山辽萧袍鲁墓(J),考古,1983(7): 624-635。
- [13] 齐晓光. 近年来阿鲁科尔沁旗辽代墓葬的重要发现(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1), 7-13。
- [14] 辽宁省博物馆. 法库叶茂台辽墓纪略(J),文物,1975(12): 26-36。
- [15] 阜新辽代萧和家族墓地发掘出土精美壁画及墓志(N),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3日第一版。
- [16] 兴安盟文物工作站. 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清理简报(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魏坚主编).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651-667。
- [17]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辽代壁画墓(A),考古学集刊,1981(1): 231-243。
- [18] 李宇峰. 阜新海力板辽墓(J),辽海文物学刊,1991(1): 106-119。
- [19、25] 冯永谦. 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J),考古,1960(2): 15-24。

- [20]张秀夫．河北平泉小吉沟辽墓(J)，文物，1982(7): 50-53。
- [21]¹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J)，文物，1980(12): 17-29。
- [22]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7(12): 44-51。
- [23]郑隆．赤峰大窝铺发现的一座辽墓(J)，考古，1959(1): 47-48。
- [24]翁牛特旗文化馆等．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J)，考古，1979(4): 330-334。
- [2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敖汉旗皮匠沟辽代墓葬(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639-650。
- [2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中京博物馆．宁城县鸽子洞辽代壁画墓(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631-638。
- [28]赤峰市博物馆考古队等．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3(3)。
- [29]敖汉七家辽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1): 46-66。
- [30]李逸友．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铭(A)，东北历史与考古丛刊第一辑(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174-183。
- [31]萧仅墓志，见向南编. 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391。
- [32]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辽代石刻文编(M) 211 页。
- [33]萧德温墓志，辽代石刻文编(M) 371 页。
- [34]耶律宗允墓志，辽代石刻文编(M) 319 页。
- [35]耶律宗政墓志，辽代石刻文编(M) 305 页。
- [37]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辽代石刻文编(M) 248 页。
- [38]耶律加乙里墓志，辽代石刻文编(M) 137 页。
- [39]辽史(M) 方技传。“耶律乙不哥……幼好学，尤长于卜筮，不乐仕进。尝为人择葬地曰：‘后三日，有牛乘人逐牛而过者，即启土。’至期，果一人负乳犊，引犊而过。其人曰：‘所谓牛乘人者，此也。’遂启土。既葬，吉凶尽如其言。”
- [40]辽史(M) 耶律娄国传。
- [41]梦溪笔谈(M) 卷二十四，杂志一。
- [42]乌盟文物工作站．豪欠营辽墓第一次清理简报(A)，乌盟文物工作站，内蒙文物工作队编．契丹女尸(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 [43]宿白．白沙宋墓(M) 注 8 引北宋王洙《地理新书》卷二吉凶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 年。
- [44]辽史(M) 萧孝忠传。
- [45]梁援墓志，辽代石刻文编(M) 519 页。
- [46]新五代史(M) 契丹传。
- [47]秋涧集(M)(四库全书本) 卷八十四论中都丧葬礼簿事状。“窃惟送终人子之大事。今见中都风俗薄恶，于丧葬之礼，有急当纠正者。如父母之丧，例皆焚烧以为当然，习既成风，恬不知痛，败俗伤化，无重于此。契勘系契丹遗风，其在汉民，断不可训理，合禁止以厚薄俗。”北宋 张舜民画墁录(丛书集成初编据稗海本排印) 记“元祐末，宣仁圣烈太后上宾。辽使遣使吊祭。虏使回至滑州死，刳其中央，以头内孔中。植其足。又取叶数百，披搦遍体，以疏别造轂车，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报谢入蕃，见其辙路深尺余，此蕃国贵人礼也，贱者播之以归，耶律之弊尚矣。”由此可见契丹贵族并不火葬。
- [48]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J)，考古，1984(2): 153-156; 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J)，考古 1984(2): 183-186。
- [49]景爱．辽金时代的火葬墓(A)，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104-115。
- [50]北史(M) 契丹传。
- [51]辽史(M) 百官志一。
- [52]辽史(M) 萧痕笃传。
- [53]辽史(M) 耶律安搏传。
- [54]辽史(M) 萧阳阿传。

- [55] 辽史 (M) 地理志一。
- [56] 厉鹗 . 辽史拾遗 (M) 卷九 (丛书集成初编据史学丛书排印本) 引《东都事略》。“虜人衣服以金冠为重, 纱冠次之。”
- [57] 李文信 . 东北发现建国以来的主要遗迹和遗物 (A), 李文信考古文集 (C),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208。
- [5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 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杖子辽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1961 (9): 44-49。
- [59] 项春松 . 昭盟地区的辽代墓葬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总 1): 73-79。
- [60] 韩宝兴 . 凌源温家屯辽墓发掘简报 (J), 辽海文物学刊 1994 (1): 23-27。
- [6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辽宁彰武的三座辽墓 (J), 考古与文物, 1999 (6): 53-58。
- [62] 李逸友 . 内蒙文化局调查哲里木盟库伦旗古墓破坏情况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5 (1): 122-123。
- [63] 敖汉旗文化馆 . 敖汉旗白塔子辽墓 (J), 考古, 1978 (2): 119-121。
- [64] 齐晓光 . 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墓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总 4): 77-79。
- [6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 巴林右旗床金沟 5 号辽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2002 (3): 51-64。
- [66] 辽史 (M) 礼志二 凶仪。
- [6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 敖汉旗范杖子辽墓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总 3): 75-79。
- [68] 辽史 (M) 圣宗四; 辽史 兴宗二。
- [69] 辽史 (M) 圣宗一。
- [70] 辽史 (M) 圣宗一。
- [71] 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72] 苏日泰 . 科右中旗巴扎拉嘎辽墓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总 2): 64-68。
- [73] 辽史 (M) 室昉传。
- [74] 辽史 (M) 圣宗四。
- [75] 辽史 (M) 张俭传。
- [76] 辽史 (M) 兴宗二。
- [77] 辽史 (M) 兴宗二。
- [78] 辽史 (M) 萧惠传。
- [79] 辽史 (M) 耶律仁先传。
- [80] (宋)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卷六十七,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
- [81] (宋)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 (M) 卷七十七安边御寇节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An archaeological view on the burial customs of the Khitan aristocracts in the Liao dynasty

Peng shanguo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ary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oncluded the burial customs of the Khitan aristocracts of the Liao Dynasty as the following 6 aspects: 1.clan cemetery building that corresponds with geomancy; 2.southeastern facing of tombs; 3.sketelon burial style that corresponds with the traditional “xiao”(filial piety) belief; 3.sketelon encoffining with metal networks; 4.sacrificing with animals; 5. buried with rich funerary objects. Some of the 6 aspects are customs were drawn from the Hans and the others were inheri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Kithan customs.

Key words: geomancy ; metal networks ; animals sacrificing

收稿日期: 2003-07-03

作者简介: 彭善国 (1971—), 男 (汉族), 江苏沛县人, 吉林大学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宋元考古与陶

瓷考古的教学与研究。